



土岐文庫
文庫17
W7
4



文庫 17
WT
4

須認其象

清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朱熹集註寄

010185187980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

論語集註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朱熹集註

未學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者

陳興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特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氏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象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

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
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
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
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
不與焉則顏會以下諸子
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于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
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
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言此章蓋為溫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
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
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
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
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行篤行木之行
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
猶蒼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

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姓。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之念。念不忘。隨其所存。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
懷藏也如於孫林交寧殖放弑之謀不對而
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
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
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重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

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略，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韶舞，舜樂也。周禮：大司馬辨九舞之名，一曰大舞，二曰小舞。大舞有六，小舞有八。韶舞，大舞也。周禮：大司馬辨九舞之名，一曰大舞，二曰小舞。大舞有六，小舞有八。韶舞，大舞也。

取其盡
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文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之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備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

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不病人

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所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以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夫。音扶。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好惡並去聲

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

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力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

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

以禮未善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中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不可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

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故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下。

○師冕見。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之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動。無不存心者。莫如。此。

卷之四 論語集注 卷之四 論語集注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聲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段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生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以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

見賢 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為扶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禪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禪矣。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申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後世必為子孫憂扶夫音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扶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是一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扶夫音

內治脩德。然後遠人服。有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

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後世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八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

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猶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

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

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

此過如

論語集注卷之八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魯君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變。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

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諫。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可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洽。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

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躁音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後漢四書
論語集注卷之八
論語集注卷之八
論語集注卷之八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必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闕。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

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畏。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所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論語集注卷之八
論語集注卷之八
論語集注卷之八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反

具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論語精義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其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

品節詳明而律性堅定故能專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通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

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也

論語卷之八

夫入
異於日
辨曰小童
人無之曰
夫人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朱熹集註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

論語

陽貨第十七

七

論語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滕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

奇嘉京

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

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本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

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

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魯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白白乎涅而不緇磷乃結反

磷薄也。涅深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然。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知人之智也。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

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幸。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褻。好色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力不好學。其蔽也殘。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步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喻墻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曲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太開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棱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

不如此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不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所以深教之也。

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巳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取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音衣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緜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幸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肩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訛所諫反

訛。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訛。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反。

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揚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

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漸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

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

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聲焉於度反

士師，徵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空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以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社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

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言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發問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後世四書 諸論其言者九 山崎書集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後世四書 論語集注卷上 八

惘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
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
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
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
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
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辯也五穀不分猶言
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植立之也
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
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

食音嗣見
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
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

跡亦接與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

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信同寬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

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必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二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趣不汗則同其立心告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隱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

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之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觀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絲。適蔡。四飯缺。適

秦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值食之官。于。絲。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鼗。律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擊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適。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始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

或曰。成主時人或曰。宣主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

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學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之。

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度反。亡讀作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

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本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揚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傳本四書 論語集注卷下

○子夏曰。日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問。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類。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傳本四書 論語集注卷下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馬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之。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

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先傳以近而後教以遠。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而後教以遠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思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資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思。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入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

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

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

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上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探石陽者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上言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

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
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
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

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白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夫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聲曆數帝主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孫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牲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一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字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其遺裔克禪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年。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而不貪。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而不貪。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入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費芳味反焉
於度反出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
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
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
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
秉則是其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
人亦不懷其惠矣項有使人有功當封刻印
刑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
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

以繼帝王之治則未
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
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
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
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
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不可
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以不

